

第38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

申城处处回荡春之声

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名家名团名剧集聚

第38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演出日程过半,一大批名家名团的到访,让上海处处回荡春之声——剧场、音乐厅内响起耳熟能详的经典旋律,公益讲堂上名家与琴童面对面切磋琴艺,油菜花田旁映着舞者的笑容,各国手风琴演奏家明天则将汇聚长宁图书馆开启第五届国际手风琴文化艺术节。当代音乐艺术在“上海之春”展现出蓬勃朝气,在春天感受音乐的曼妙,更成了申城居民的日常生活。

经典弦音拨动春意盎然

名家大师和经典作品是“上海之春”的立“品”之本。本届“上海之春”,从“世界作品的中国演绎”与“民乐作品的时代诠释”等维度,推出了一系列重量级的音乐会。

上周六晚,吕思清与美杰新青年乐团来到上海东方艺术中心的舞台,带来了维瓦尔第与皮亚佐拉的经典《四季》。虽同为室内乐的经典乐曲,但两套《四季》分别代表了北、南两个半球的春夏秋冬。16个乐章的连续演绎,从《春》开始,观众可以跟随音乐家的演奏走过一个又一个季节,感受更替变换、万物更新,最终回归至《春》,寓意着年轮岁月的周而复始,新的春天又将开始。早早售罄的门票,几乎座无虚席的现场,见证着吕思清和经典之声的号召力。

春回大地、万象更新的美好寓意带着乐迷两度感受四季轮转,四首返场曲目更是让观众如痴如醉,终曲《梁祝》的即兴演奏众望所归,乐音流淌进了观众的心田,让人感慨,吕思清不仅是小提琴家,更是浪漫的音乐诗人。

再闻《梁祝》重温办节初心

《梁祝》的再度响起,让观众的思绪飘回到从前,之所以将“上海市音乐舞蹈展演月”定名为“上海之春”,正是取“万物复苏”和“欣欣向荣”之意。1960年首届“上海之春”为期9天,当即涌现出许多脍炙人口的曲目,包括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大合唱《六十年代第一春》、大提琴协奏曲《嘎达梅林》、民乐合奏《东海渔歌》等大型作品等。这些新中国文艺领域的经典作品,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

今年还恰逢第一届“上海之春”全国二胡比赛举办60周年,当年的比赛具有里程碑意义,涌现出了《赛马》《江河水》《三门峡畅想曲》《秦腔主题随想曲》等家喻户晓的经典作品以及闵惠芬、蒋巽凤、萧白镛、王国潼等大师级人物。为此,3月31日将举办“2023弦动海上——二胡专场音乐会”,既是向前辈致敬,也集中展现上海二胡名家新秀传承创新的力量。

艺术交汇云集各地精品

“上海之春”始终在搭建全国优秀节目的发布和展示平台。中国广播民族乐团《致敬大师·彭修文作品》民族交响音乐会、甘肃省歌舞剧院《丝路花雨》、第二届长三角专业舞蹈展演已上演完毕,郑州歌舞剧院《水月洛神》等品牌演出即将来袭,外省市乐团的专场演出数量占到了音乐节节目的30%。

上周五上演的民族舞剧《丝路花雨》,谢幕多达六次仍然掌声不息。诞生于1979年的《丝路花雨》让敦煌壁画以活态展现于舞台之上,44年间,甘肃省歌舞剧院带着这部舞剧走遍40多个国家和地区,观演人次超过500万。

明后两晚,郑州歌舞剧院将带来大型舞剧《水月洛神》,首演于2010年的《水月洛神》曾一举拿下中国舞剧界奖项大满贯。舞剧以曹植的传世名篇《洛神赋》《七步诗》和中原传说为依托,巧妙地“诗、书、礼、乐、舞”融汇一堂,以舞剧的唯美塑造了曹植性格中的浪漫和自由。

闭幕前压轴上演的《仲夏夜之梦》,将由上海交响乐团在总监余隆的带领下编织门德尔松的音乐梦境。莎士比亚的剧作内容奇幻浪漫,对于音乐爱好者而言,门德尔松为这部戏剧所作的配乐也许更吸引人,其中的《婚礼进行曲》已成为家喻户晓的乐段。著名演员张艾嘉将朗诵原剧选段,与门德尔松的音乐相辅相成,带着观众穿梭于莎翁笔下的幻境与现实。

本报记者 赵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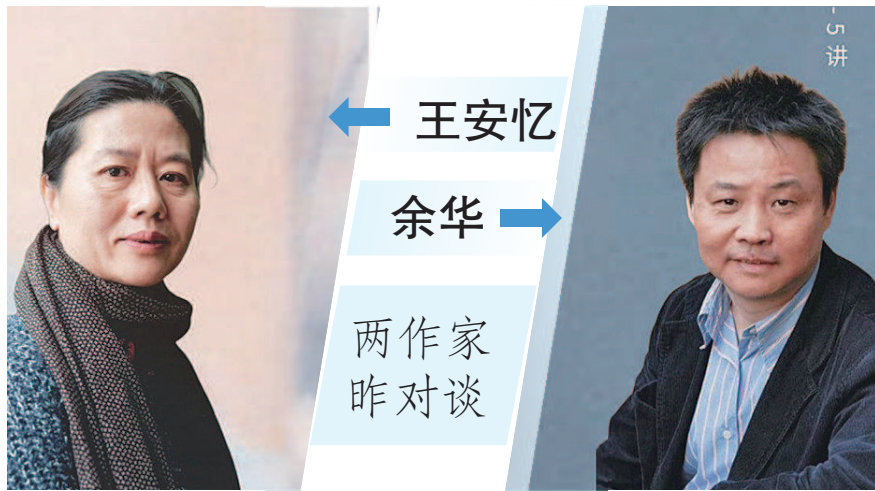
水月洛神

主办单位:GEM 晶英文化
出品单位:晶英文化
出品人:晶英文化
出品人:晶英文化
出品人:晶英文化

演出时间:2023.3.28-29 (周二-周三) 19:30
演出地点:上海歌剧院·歌剧院
演出票价:880/680/480/320/180元

2013年获获文化部第十四届文华奖,优秀剧目奖。
2011、2012年连续两年入选国家艺术基金资助剧目。
2011、2012年连续两年入选“五个一工程”奖。
2010年入选中国舞蹈“荷花奖”金奖,《水月洛神》荣获“荷花奖”金奖。
2010年入选中国舞蹈“荷花奖”金奖,《水月洛神》荣获“荷花奖”金奖。

ChatGPT写小说可能很完美但很平庸



ChatGPT的出世让很多行业担心被TA取代,那么,小说家的写作会被取代吗?文学的地位会因此改变吗?昨天,在华东师范大学中北校区思群堂,因为“现实与传奇:王安忆余华对谈”让许多年轻的学生彻夜排队,甚至把寝室的被褥拿出来取暖。“存在于此时此刻不可重复的热情,就是无法被ChatGPT取代的。”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院长朱国华说。

正如王安忆所言,文学创作终究需要从现实生活中截取素材,年轻人关心作家和文学,归根结底就是在关心文字背后的现实生活,追寻文学承载的人生意义。“有些东西貌似传奇,但它底下还是我们普通的日常生活。”

作为依然活跃在一线的先锋小说家,在余华看来,所有的文学,无论是写实还是荒诞,都有现实基础。“现实是文学的基础,也是我们出发的地方。怎么写是一种技巧,从现实中提取的过程有点像科学实验的过程,如果发现提取得不够,我们可能还得把它往前推一推。”“鲁迅先生的《风波》,以绝佳的洞察力捕捉到了盘辫子放辫子的细节,当故事不能吸引人,就要用细节吸引人,就需要往前推一推。”王安忆曾经的一句评价让余华记了很久:“余华你现在的小说让我看到人了”。余华说:“安忆的话总是很朴素,但总打中目标,而且是10环。”

文学和如今的年轻人一样,都在接受时代的冲击。新媒体和人工智能的发展正在对写作者提出新的挑战,特别是ChatGPT4.0的热潮,让各种文学问题再次重回社会讨论视野。王安忆质疑人工智能通过搜索组合大量文字资料进行的模式化写作是否涉及

抄袭?“如果有一天,人工智能进入写作,并且写出比我们好得多的东西,我们这些人会做什么呢?大概还是在写作,因为写作本身充满乐趣,这个过程是不能替代的,人工智能很快达到了目的。”她一语中的:“但生活不是按照常理出牌的。”

“生活不是按常理出牌的,这是我们打败人工智能的唯一一条途径。”余华赞同王安忆的观点。他表示自己曾经下载使用过国内的人工智能,“我首先问了它一个问题,文学是个什么东西?它转啊转了半天,显示‘搜索出现故障’。我想,是不是我的问题太粗俗了,我又问得文雅了一点:文学有什么意义?转了半天,又是‘搜索出现故障’。我想,故障就是最好的回答,因为这两个问题是无法回答的。你可以有一个答案,也可以有一万个答案。这两个问题本身是无法准确回答的。我意识到一个特点,ChatGPT要写小说的话,大概能写出中庸的小说,而非充满个性的小说,它可能把小说写得很完美,但可能很平庸。”

在余华看来,文学作品的优点和缺点是并存的,如果把缺点改掉,那么优点也消失了。当ChatGPT接近完美、没有缺点时,也就没有了优点。很多伟大的文学作品都有败笔,比如卡夫卡的《变形记》就有明显的败笔,结尾对于主人公的处理粗糙简单了些,但绝不妨碍这是一部伟大的作品。“人脑总是要犯点错的,这也是人脑最可贵之处,即不按常理出牌。ChatGPT对我和王安忆来说,起码是构不成威胁的。”在这个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技术强调的是完美,但只有优点的世界是多么乏味平庸,而文学,就是对乏味的挑战,人的追求,就是不甘平庸。 本报记者 徐翌晨

青春恋歌与长征赞歌的深情交汇 音乐剧《花儿与号手》昨亮相

红军长征像一部永恒的史诗,有说不完、写不尽的故事。昨天,由宁夏演艺集团歌舞剧院创作演出的音乐剧《花儿与号手》在上海大剧院开演,该剧是一部以红军长征路过六盘山为背景创作的原创音乐剧,曾荣获第十三届中国艺术节文华大奖与第十六届“五个一工程”奖。《花儿与号手》以全新的视角,表达了红军要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初心,赢得了沪上观众的掌声和点赞。

《花儿与号手》是宁夏演艺集团歌舞剧院历时5年打造的大型原创音乐剧,展现了长征路上红军战士的革命信念和情感历程,歌颂了花儿姑娘与各族人民淳朴无华的正义精神。全剧充满宁夏“花儿”和江西民歌的交响,散发出山野风情与崇高理想的共鸣,谱写了一曲红

色青春的美好赞歌。这是一部与所有长征题材剧目都不同的音乐剧。该剧成功地把握了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行漫记》)中被全世界熟知的红军号手的形象再现舞台,“花儿”特色鲜明生动,艺术呈现亮丽精彩。据了解,《花儿与号手》历经反复打磨,仅剧本就修改了20多稿,在广泛听取专家和观众意见的基础上,不断精益求精。现场有上海的观众表示:“这是一出好看好听的音乐剧,可以欣赏到六盘山高腔山歌‘山花儿’这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也能听到嘹亮的军号。一切就像花儿与号手两位普通而又不平凡的主人公一样,实现了青春恋歌与长征赞歌的深情交汇。” 本报记者 吴翔